

序行朝錄

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
為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
攀取桂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
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
魂魄不肯盡為冷風楚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
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
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
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荐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
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左副都御史餘姚黃



行朝錄目次

卷一

隆武紀年

卷二

紹武之立

卷三

魯王監國上

卷四

魯王監國下

卷五

永歷紀年

卷六

章貢失事

卷七

山興廢

卷八

日本乞師

卷九

四明山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

沙氏亂滇

卷十一

賜姓始末

卷末附

左右紀變

行朝錄卷之一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

又稱昭宗
襄皇帝

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

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之南陽府以唐世子追封裕王
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
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不挫
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
國於次子分守道陳竒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
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為帝請名立為世孫
王薨



崇禎五年壬申帝年三十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顧其城庫薄帝捐千金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為言毅宗怒逮振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

制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繁多廷臣交惡而意思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珩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

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財且謫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

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

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月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為福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為存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

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思宗進封靖虜伯鄭鴻逵

為靖虜候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候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

賜鄭森子芝龍姓朱賜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

事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義于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姓高鴻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竒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已而遷延邵武為練官所劾而罷

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候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敕督學御史扶之

初芝龍鴻遠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夷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子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勲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遠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二鄭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為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捷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於殿門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親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皆立侍園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候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揚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為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顧奕等棄市會冊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上不聽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罷去

上以王期昇為總憲彭遇飈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休之度振飛言遇飈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

孫宗室

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

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死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倫安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芝

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耨棘矜以隨其後者名肩担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道周之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為北師長天祿所執殉節於南京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為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

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帝前
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二年丙戌
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臣
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
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愼小人周鍾自
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為

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半
出其孥帑知府吳炆燁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
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燁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炆燁
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燬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
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炆燁燬皆斬健統
輔臣勲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闕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論守關官兵毋納士
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
論

浙江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維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馬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群臣曰即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託以惑眾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聞削彩爵帶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為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聞即往賊帥皆驚喜

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萬上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賊號一自成妻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為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郝改名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先璧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人蔡鼎其為人也多言李邃密疏荐其前知上辟為軍師所言事多不中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堦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二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七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凡下第者俱聽覆試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洪承疇所紿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無人之

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上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闕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闕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日啟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馬以從二十七日上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土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實未死陸

策刻帝與曾妃同斬汀州其從亡之臣賴垓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

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汀州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被獲于行宮外罵賊而死

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

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于唐王位下有嘉歷協
銘圖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
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為張大無帝王之度
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
居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
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
不亦宜乎帝之托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
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
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
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長蛟龍受制於蝼蟻
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
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
豈可得一帝之亡天也勢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朝錄卷之二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鎮

鎮係英宗廟諱
或云聿鏐

隆武皇帝第四弟也

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社稷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為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吾騶而外

顧元鏡王應華皆為大學士學士以軍國專屬觀生邦
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后垂簾丁魁楚侍立言
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
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尚貽笑千古不如早正
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其月十八日桂王即位
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
位魏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已而桂
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
師陳際泰非江西陳大士禦之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
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

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水深
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
十騎免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
潮惠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
然不為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
徐馬鄭為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為用然桀驁不聽節
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
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
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閱射群臣朝服行禮俄報北
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為

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濬問計濬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鐘行人梁萬壽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構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

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際哉若帝之從容遇難可以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卷之三

魯王監國 紀年上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崇禎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南渡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

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扶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亦不可得可

歎也哉

時潞王監國

王諱常芳隆慶之孫

劉宗周令分守寧台紹道于穎

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亡何潞王降宗周既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東浙郡縣降附易置官吏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為馳道執朴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建義旗閭中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

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所禮闈人屈尚志逃

至越遵謙箠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

周即宗

凡係逃官皆

可誅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時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拊推官陳子龍子龍曰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投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頌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于肅樂出書誦于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

有為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
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國
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
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鹽孫嘉
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群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
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後徐議樂推未為晚也固
讓不許

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
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
普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尚

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都工部尚書
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
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候封王之仁武寧候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宏光曰報皇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

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
圜還戍率以為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
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畧盡乃還當是時孫熊建義皆
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讓之國成凡原設營
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

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叅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力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為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

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微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陳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隆武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于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為寧國公封鄭遵

謙為義興伯上勞軍于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守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群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尋入東閣

鑄大明通寶錢

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以柯夏卿曹惟才為使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內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某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軍始返定海

摠兵陳梧敗於檣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眾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請請輟朝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汎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益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竒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司卿朱大廷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

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步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矣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倫有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汝時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鍼數等大鍼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之大鍼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

之書大喜過仙霞嶺見雷縝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朱
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賦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
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騎隨煙而入大典自
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
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
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
天下爭衡也某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
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最爾兩府以
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

滌地無類矣之仁聽其言而不能即日與兩督師
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行朝錄卷之四

魯王監國 紀年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為叛將張國柱劫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門即廈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者服上冠服居

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氏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于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以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摠兵鄭聯皆以兵來會

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楊耿為同安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為閩安伯周崔芝為平夷伯阮進為蕩胡伯周崔芝復海口以叅謀林籥舞摠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鄭西王某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遇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箭交下遲明方知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畧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

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司余颺左都御史林崑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弟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錢肅樂致書

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涕泅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盜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盜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盜于隆武主銓政

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罷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

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飈故宏光時之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候鄭遵謙汝霖稟擬每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鄭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籍填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為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舶為事謙強取二舶資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

秘其辭也彩乃詐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
達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于面之伏艙底
不出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
出謙乞隻雞盃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
姐者故倡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于獄謙以千金出之
謙死金四姐束藁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之
沉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
養厚有隙故降封為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崑自縊興泉守道楊棻緋
衣坐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畿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
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一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
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

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
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
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
士

四月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
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圍
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南

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聞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
振逆之至浙從亡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
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
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
朝於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
之見上襴衫巾條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盡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
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間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頭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守官于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
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

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瑞芝有隙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彩瑞而名振欲結歡于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

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某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滬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摠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候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首陣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球投礪風轉蓬脚反擊進而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

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于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山城外北帥搆得之向中衰絰翔武殺之通政司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

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廷西叅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候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已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聞魯王後為鄭成功沉之海中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
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舶
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
下兩人側卧盡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
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
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譚是故金鰲
插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茲亡
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行朝錄卷之五

永歷紀年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

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者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為永歷元年以府署為行在
追崇端王為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



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時紹武建號于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摠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辭群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癸未進士江津人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之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

上西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為上集役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丁丑進士永城人晏日曙新喻人壬子原任承天副使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周楫先差交趾瞿式耜妾媵衆多逗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甲戌進士金溪人原任廣東巡撫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庚辰進士桐城人文選郎吳貞毓癸未進士吳人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靄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北帥李

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萬餘衆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智棄妻子

入山為僧

以智為僧在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也法名宏智號無可此時入天雪苗耳

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

兵部右侍郎張家玉

癸未進士東莞人

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

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

以舟師屯杜摺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連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辛未進士紹興人原任蘄州副使為東閣

大學士

河南湖廣流寇曹志連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恣賜五等爵晉何騰蛟天啟辛酉舉人貴州人楚巡撫總制世襲定興候駐衡

州堵徹錫

丁丑進士宜興人

巡撫駐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營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

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樛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南海人萬曆已未探花建義于九江村與陳

邦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十人偽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毋寧為戰死養

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師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二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允用迎鑿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駐劄古泥商邱伯候性候性時往古泥口總兵古泥宮眷衣食皆乏絕性聞之往來迎駕供給勅辦上及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一切皆備三宮德之乃口授商邱伯後又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進封祥符候

出承允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斷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二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候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允引去夜宿羅家店上已兩日不食越五日抵古泥晉性祥符候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城外殺朱實蓮于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砲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札三營於城外成棟令

杜永和聞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壕水而死成棟又以水陸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祥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奇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

十二月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歡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為相賊將郝搖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於寢裸體置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袍服襍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人耳

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乏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於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嶼容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欽縣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

潘曾緯辛未進士漢陽人李綺三人齎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

北有大功而受佟義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

信不下五十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之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兒子也求援於粵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八萬兩成棟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群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

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蓋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棟故令群盜徧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民兵解辦而以所藏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為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

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權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綺三

為李成棟親信

兵部尚書曹燁

辛未進士歙縣人

工部尚書耿獻忠通

政使毛毓祥

丁丑進士武進人

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

化澄朱天麟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

中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為一

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憬吏

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

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

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制司郎

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

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卿楊邦翰職方司郎中

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于李元

允元允本姓賈為成棟義子以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

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為虎頭丁時魁為虎

尾蒙正發為虎矢劉湘客為虎皮

錢謙益荐舉劉湘客

金堡為虎

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

樂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則焦漣為政潯南思大則

陳邦傳為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

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

徒有空名而已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故潯梧叅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思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閤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于誥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為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表以故為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旨劾之邦傳辨疏皇上蒙塵二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為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

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請即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堡于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驕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東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為聲桓之謀者以寧庶

人失策於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兵先贛州
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
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于南昌李
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制失利而
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兵潰
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沉兵部尚書
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兵成棟死而金聲桓
亦亡

何騰蛟開府于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
降將為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

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被害於大步橋
下

詔贈何騰蛟湘中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

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

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
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偽號自稱將軍可望平
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而奉黔國公沐天波
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
以能次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而

能竒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從貴陽之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為所惑然兩帥接壤時相掎鬯亦不能有所効力及滇使至朝廷以為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候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強甚且欲自結于孫可望

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偽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改封荊郡王賜之國姓曰宋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攝服軍威者進脩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師下沅張先璧候天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

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
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為之解釋
先是正月堡叅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
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
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部曲之降于何騰蛟也李過號一雙虎賜名李赤
心封為興國公高必正封為鄭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
為大學士堵允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榔桂徑

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輩做鞋
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
此他來何為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允
為東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漣為外援朝
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商票
擬政府置府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
盈篋至是罷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允畱守肇慶戶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朝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李日煒御史朱統錡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五顯廟掌衛事張鳴鳳鞠之嚴起恒請對

于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蓋堡嘗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有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表志士猶為快快顧肆言無忌也獄具堡邊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客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與平候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允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勅往平浪追還慈寧皇

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對元允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
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
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
上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允曰皇上既
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冊書令臣安心辦事
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
謗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
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
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于堡等之事皇太后
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
營設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
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
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
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貴爵坐擁貔貅戰則
可以摧堅銳守則足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
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寧有救災卹
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若黔屬朝廷疆
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
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以祇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

計非不殺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
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
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
總制叅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
河而大潰走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學
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厥不屈死之

十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
報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

寧伯蒲縵武陵候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
空西刺督臣張同厥從江東泅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同
厥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厥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即
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
再一刺直至臣寓臣與同厥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
弓刀突至執臣與同厥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厥從
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
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
強以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厥曰吾二人已辦一死于
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

被害當被殺之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厥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為北帥尚可喜所破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挾之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在後者舟邦傳劫之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傳以上鹵簿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

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歷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十

日記太廟

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摠兵朱養恩張明恩張勝等入衛

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

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為東閣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于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高決政事兼行日講諫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孝正皇太后于兩江之宋邨山

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北兵入寇上欲移蹕群臣以兩江

黃茅瘴癘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儀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

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上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師犯邊江逼賓州

五日幸瀨灘

七日南寧隔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

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
孫可望遣師討叛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
等相率扈蹕

永歷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
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州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
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
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
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
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然界鄰交趾尚恐
夷情叵測臣再思惟唯安隆所隸貴州普安州滇黔粵三省會

區域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
為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
土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
日次晒利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
日次那羊三十日次徑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
板橋五日次尚沙六日至安隆為安龍府九日遣太常
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
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戰

尤急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傳及其子陳師禹戮邦

傳剝其皮

可望殺人剝皮者甚衆

初李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

軍寶慶沅靖屢捷沈酋敗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孔有德之躡其後于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取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也馮雙禮更遣前軍都督高存思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等合兵八萬

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南師直前迎戰斬其驍將李四北師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鐵騎左營卜寧等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于全州曰無急攻懼其奔逸將并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矣定國過全城令諸軍急過無入城馮雙禮率諸軍亦皆出城合進是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炮傳警毋下關湏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疑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河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

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于關下北師銳甚象憤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北師大潰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帳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孀一姬携其幼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乃放火自刎投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

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護衛不發稱駕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妒心曰北本易殺我輩獨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一萬餘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帥敬謹親王入衝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

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
河上始戰少却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搃中堅
遂蹶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戰斬敵如屠
犬豕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
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郵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
于是重慶叙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敗輒斂
軍以奔趨保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
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
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

則師分而弱不從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號張黑神軍
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
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營討虜
為潰軍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之復
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
可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皆驚歎以為烈士文秀撤
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
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
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
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省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允往海內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歷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馮雙禮為興國侯奉聖旨所稱封爵事宜依議行于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寅中書楊惺先賚軍萬金行有日矣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如何苦捐性命又以

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内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于已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又時時醉罵其罵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罵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詔使一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皇上勅以光寵之而衆益交相論歎以為此真項羽之剗剗各封賞也至有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造雲夢計耳定國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夷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誑誤輒廢棄于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而已

李定國又為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篤前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欲大立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延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

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強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歷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為雲興辰州為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一十八

人內武臣一人內侍二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勅

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為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

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燹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軍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由平越道屯於天柱

永歷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

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永歷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

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為滇都

永歷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為省以元江土府為總督不果

永歷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

遣使賈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仍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令上隨路避兵

永歷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餘人兵士數十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遙傳兵至關三十日次蠻漠

二月壬寅朔次河口水陸分行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二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賈勅

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交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為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至哩哇城下次于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十

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宿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于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歷于緬

永歷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

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教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塌冗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即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永歷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賫本至云不

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

泰不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壘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離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喫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

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親王維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二十四人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自

縊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闕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始知其為北人也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

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

府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

南城三說
未知孰是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

龜鼉魚鼈之民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

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

反正向非高進庫梗之于贛州

陸世儀江右紀變
稱楊與柯非高進

也庫則其勢必合合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

定國衡州之捷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歷以來全

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

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



行朝錄卷之六

章貢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府失守督師
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宬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
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
遠汪起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於贛同鄉
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荐兵曹范六吉周遠待詔劉
李鏞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
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十人
至一夕即噪而去



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日竟奔回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荐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於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入至十四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者南康以數萬計皆惴恐莫敢即下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粵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允自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

廣允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陳廢多方鼓舞

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州守城已閱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副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数千滇帥趙應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数千大司馬郭維經

侍御姚竒允召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十人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宐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落北人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

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荐縋死士格墮之九日北人據南康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十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宐招集鄉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叅將趙之良擁衆萬餘於粵都粵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絕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為鄉導夜由

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城上發砲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歎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榮御史姚竒允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珺王其寃黎遂球柏常青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泗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芝貢生楊廷鴻黃尚實胡國偉王所管

聲元戴紱諸生段之輝朱長應賴尚祐劉斯錫等數十人不死於兵火則自罄投水耳

此篇全用范廉生所記

史臣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選才太濫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長也

行朝錄卷之七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州昔越王句踐欲置吳夫差於甬句東即此地也今併入寧波之定海設叅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叅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於無貲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為其妻姤死自叅將陞江北摠兵南都既亡適歸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

封為肅虜伯賜劔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畧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單里從斌卿以攻本徹遂遇害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明王鳴謙

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并其眾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壯乘之發砲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世子元妃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為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斌卿妬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

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于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其印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丁亥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撫之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思北人而暱就之捕之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輒斧質以殉義旅且惑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

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撫其力易制于是詹世勛矯勝兆之命召義旅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候岐曾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案北人鞫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謀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勛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劫其貲君堯帥温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為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貲來舟山其標將歐興有隙於君堯

潛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
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楊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
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
在沿海者王翊其帛書為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許
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
地之力徒望內應之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
仰視城上絕無動靜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詰夏
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
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
定者何耶夏曰直為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

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
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楊
文瓚妻張氏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朱
氏皆自縊死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之計
限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
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
大半屬之內地大户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為官田官居
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
為不侵不畔之島夷而已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
每事悔之遂去舟山而別營于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

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頭兩人皆恨斌卿第孛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已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於南田旋復建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喜收海盜用之資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獲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輒敗求救于安昌王恭禔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諸營

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處分九月二十四日胥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玖皆約出洋阮進等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沉之水中二女從死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或作巴守之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摠制陳雪之又作陳六圍舟山巴臣興降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海死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

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
之援即需之歲月亦可使疲于奔命矣孫思徐海
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逮夫
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以此形勝之地僅
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卷之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元福清之榕潭人也讀書不成去而為盜于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候之職撒斯瑪王即薩摩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相為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

華闕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隆武皇帝加水軍都督副
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撤斯瑪訴中國喪亂
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
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
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
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輯以待中國使
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叅謀林
籥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
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
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棖尚

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
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
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
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
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崔芝克海
口鎮東之城遣其義子林準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
得要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
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
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于是使其弟
孝卿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

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于土中者無算驅其船于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衝置銅板刺天主像于其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于外國京第即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血書撤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國之耻也與大將軍言

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卿假高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帳分為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

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
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
日乃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
阮美喻以梵筴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
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曰南
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
日本寺本國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
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
變乃之一島名臘泉者其島無中國人來往不辨詩字
之好與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

尊者流傳至于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
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逐之過海
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
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
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
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竒器二
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
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備豈能渡海為人復
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

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
日至遂不戰而反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
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
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行朝錄卷之九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表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兵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舊矣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梅溪汪涵字度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某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之計因戒二帥聯絡山

民方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券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魯守關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

下教鄉聚團練攻杜魯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向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

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五內司
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
稅人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異時廵方
訪惡徒為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為之晝
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荐誠
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可以為中原之應
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帥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
而遁北帥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帥大敗六
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
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

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
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
在承平時固為顯要而非所論于今日諸營小或不及
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
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為然定西
候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
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俟王翊之來吾為上言之也
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
候鈴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為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
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

公知之偽為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去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虎山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于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于寧城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皆

鳴為團練兵執於北溪遇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于群虜書畢擲筆以摘海道而徑出北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北人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北帥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為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

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亦日夜勃蹊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妻亦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反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摸犢之賊徒為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浸失其傳矣



行朝錄卷之十

沙氏亂滇

沙定州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姓者有女故娼也名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于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州定州之年與其子祚相遠若也定州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可取而代也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

叛黔國公必調我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吾者必奎如
約國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州以五千赴之至則
必奎已擒定州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嘉徐中和
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公二憾密
告定州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朋錫饒希之用事黔
府中恣為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姝殊
色朋錫奪之天波既擒定州軍疏題叅將十二月朔日
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州入謝阮奴伏甲於內沙兵譟
於外以誅于朋錫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
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淵皆遇害定州劫巡

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州起兵定之應以定
州代天波鎮守雲南北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
疏入告福京定州遂行府事丙戌春發兵圍天波於楚
碓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
黔入滇定州大懼截軍彌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
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
能竒是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
公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值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
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
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

向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州殺故大學士王錫衮以
宵遁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宏檻送
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州據
省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戌至壬
戌拔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
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
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坐以為同獎王室非有他
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土司龍在田許秉淳來降
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
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至營曰但當

守永昌足矣不敢望復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
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
悉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
歷階而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
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于錫朋
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俱草童者定州之老
巢也有九山最險峒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
虎據之其戰口銜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
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
破之執萬氏定州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為夏姬乃獻俘
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如驪姬
哉

行朝錄卷之十一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隆武皇帝即位入朝年纔二十一上竒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船為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為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

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盃猶龍嘆賞復進一枝製生犀黃金為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為芝龍也時南安有苟懋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懋先亡香恃眾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眾勢益強盛江右鄒維

璉為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為計也宏光時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為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群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五月於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達軍圍泉

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縣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反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知永歷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歷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款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卑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於梧峙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壬辰正月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

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縣七月七日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帝在彼為僧繼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師金帥援漳島師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視卒不可得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巖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勅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

郡地令島山剃髮不受潮州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馬泉屬七縣降者六乙未正月破僂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方抵城下十六日北師再遣使議和丙申還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歷以年前有戎事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于山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

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蕪茂閏五月改廈門為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緹城出七月五日以勇忠候陳某為思明州守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于教場奪馬二十五疋擒延平叅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隘摠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灾戊戌正月行在以壘書通問二月徐亨遠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

禮不聽不得過遂返廈門後廈門破亨遠遁跡為北帥
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
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
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舶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
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子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
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撻擊義陽王某溺焉于是
返旆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旅為前驅
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
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
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

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稍卒七人掠江浦取
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
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
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
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婁建德石埭青陽虹縣
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
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游之常鎮屬縣亦皆
待時而為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而逃飯於村店店惟
一老嫗大帥惶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為大帥

也合掌向之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謀知島師踈放樵蘇四出營壘為空士民釋冰為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敗摠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上下無

策文燦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為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為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煨之化為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澎湖澎湖水淡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炮擊城城堅不

受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子錦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于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卒子克煥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眾兵潰降于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

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者蔡沐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即有賢乎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

有說以處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朝錄卷之末 附載

江右紀變

太倉陸世儀道威述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良王之摠兵也乙酉春寧南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則為名破九江屠之寧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為摠兵江西王體忠副之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敵至是闖賊戰敗于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為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為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

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
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辨金王一皆擊破之殺
益王至八月剃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
徇旁邑歸馬上裹涼幘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令
下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
門通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
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尸為五二
十騎遂入格鬪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
譟兩營合鬪于南昌城中炮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
焚民居幾千百家先是體忠狗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

巷戰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輒伏
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聲桓以
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為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
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
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為副帥與俱鎮江西
時新建有諸生殷國楨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以
帶繫髮鬚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勅書劄
印日夜馳四方所至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
與王德仁部下王禹門契厚日夜說禹門反正禹門復
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

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五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劉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不饜具疏聞于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言德仁固以請聲桓為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計反正為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

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于廣者永歷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眾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囚撫臣凡滿人在城者皆殺無赦舉義旗稱永歷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其眾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為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

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
郡精甲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
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
贛州為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
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舊
將楊興柯也見聲桓等稱公候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
檄文乃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
相待我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為
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
謂此其將欲邀賞爵之故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

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
部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額狀若天神馬肥卒強道旁
觀者莫不歎羨以為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既去聲桓在
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糾簡鄉壯時
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
貴鄉村坊落凡有富民輒借名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
下令料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間物
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貲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
見飢疲有散去者而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
遠畧識者已知其不能為矣而德仁攻南贛不克聲

桓恐遂自率兵攻之南昌留其大廳宋奎光居守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日至北都北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宋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為明者汝當與清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鬪志

矣未幾而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為嚙指或謂金王宜悉眾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鬪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為樂金王之子弟親戚皆為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高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為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笊背負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笊如林立不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為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為後勁至清兵所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

帥步兵居兩傍而馬兵竟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為歸騎所衝壅塞不成行列清以精騎伏道傍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為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遂大潰金王兵出不意不能成列砲矢皆不得發鎗皆豎擊束手莫展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為備云而清亦慮城兵勁乃徧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為長濠三道皆驅民起土即累土為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為撒星橋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

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曰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而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築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為清兵擊却城上惟日望見塵起火箭交射砲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步兵皆長鎗敢戰獨率眾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沒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童子手持長香念波

羅蜜賊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俱信之稱為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䟽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削髮為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為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於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關猶或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為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城下之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為食矣呼人為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顛骨皆無完者

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遣飢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問聲援而清師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於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盍出降譚固山待吾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砲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遂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楨者受永歷劄為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陷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初聲桓

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內之衆不
便於剃髮者如鼎斯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顧與德
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五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
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
爭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北三叛之
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
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
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走入
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

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馬清謀知之遣
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傅作詩云浴佛傳名
日孤臣殉節時棘矜羈彩鳳羶犬獲靈麒斷頸玉寧碎
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
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
輟或欲為剃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
旨衆皆為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
行矣語左右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
化門幾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為動臨
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為

誰屈膝者乃今日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
坐橋上以手整領衣伸頸待及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也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
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荐舉軍前贊畫宏光時擢兵
科乙酉清兵至宏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南京
四牌坊上即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師敗城
陷退守贛州金王攻克之與廷麟俱不屈死西江月猶
記其二其辭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草黃沙羣姦誤
國死猶賒有恨杜鵑難化蹈海魯連辟世歸湖范蠡辭
家從來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汊又曰壯志寧堪左

社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漁磯敢曰昨非今是適
意魚蝦可友忘機荇藻俱肥浮家無可去來歸慘澹薰
葭秋水

